

戲

劇

精

選



目次

1. 封面

2. 燕歸梁

3. 正式結婚

4. 國難夫人

5. 則天皇帝

6. 一齣戲

7. 芙蓉與牡丹

8. 浪淘沙

9. 領港人家

10. 大驚小怪

附插曲二

附插曲一

虞一風繪刻

二
三
四
五
七九
一〇三
一三一
一四一

燕歸梁

蕭 角

時：現代

地：某都市

人：葉南薰

方 青

計車夫

景：舞台面被一棟牆劃分為二。左邊五分之

四的地力，為一間現在是葉南薰獨自居

方的房間，設床鋪棹椅箱篋之類，物件

簡單，而佈置有序，左壁有窗，窗側當

目之處，懸一女人半身照相。劃分舞台

的牆上，中部亦有兩窗，靠台口處

室內旋轉的門一道。室外餘下的五分

一的地方，是一條樓梯，靠右有欄杆

行，欄外一抹天空，栽株樹梢。人物

退，即從舞台深處（廊）的一道具樓

上下。

幕：

進退，就從右空處出入。

是晚間八時前後，門窗關着。室內關

一人，樓梯口一盞燈，燈光昏暗，而

明如水，照着欄杆有疎疎倒影。

方青從樓梯上，挾着個錢袋，提個

個二、英吋的小提箱；她後面跟着洋車

夫，提一隻西式皮箱，和一個手提袋。

方青：這兒，這兒，到了。（進門）怎麼，還

沒有回來？——把行李放下。

方青：（放下行李）喔，這路！

方青：靠邊放，別碍着走路。（叫車錢）去

車夫：（接錢）東西又重，還提到裏頭，太太

，你多費幾個！

方青：胡說，什麼太太！

車夫：轉轉抹抹的，進了門，遠一節路；太太，你多給幾個不在乎。

方青：誰讓你叫太太，憑你胡說八道地，就不多給。

車夫：好好，不是太太，我們是苦人，太太：

方青：好了，好了，還嚕囈；（取錢）拿去！

車夫：謝謝太太

方青：還說！滾，滾滾，（車夫下。方青就月

光底下看一下手錶）

方青：八點過了，還不到家，老脾氣！讓人在

在外頭像等，也沒有個坐處。——

那鐘匙好像還沒有丟。（從錢袋裏取出

個鐘匙）可不是嗎。（打算開鎖，又正

）不，還是等他回來的好；這屋子是別

人家住了，怎麼好隨便進去。（敲門鐘

匙）他明明寫的是八點，難道我看錯了

（取信）「下午八點」

：「吓！人也不見，還說什麼！」

——我先坐一坐，——（蓋袋上）

個鐘點再不見回來，——（開門進門）

能讓我在外邊凍一夜。靜默一二分鐘

（這人就是這老脾氣，下守時間，——

別人，全不算一回事！——）現在是加身漢

，更不落家了。這些日子不知他怎麼巡

的？屋子裡一定亂七八糟的，被單子，

有幾個月沒有洗了（看鐘）才八點十

，真是够人等的。——我真傻，回來

什麼？爸爸要來就來好了，痛痛快快

訴他，說我跟他分手了，乾脆！省得

樣不死不活的，想盡了辦法來騙他。他

要生氣也活該，反正不是我的錯。是的

，我還是走吧！（站起）可是，那兒去

呢？這個地方太冷靜，我就

有車（——杆）啊，這還一帶

還有車來了：——（在附近停下）

雇他。——（上車）——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牙齒，我沒有反駁，也犯不着給他辯護。

方青：你說他送了這照相，你就掛，我還沒問她跟你平平常常的，爲什麼把自己的照片送人？還是削了色，放大的。

南蕪：那是她的事兒，我怎麼知道。

方青：把他取下

南蕪：唔（他笑笑）

方青：我叫你把他取下

南蕪：你看，不順眼

方青：太順眼

南蕪：你假號施令，是不是承認自個兒是這屋子的女當家。

方青：胡說，我幾時承認來的。

南蕪：那又何必費事？

方青：明兒爸來了問道是誰，看你怎麼回答。

南蕪：就說是你的朋友，也可以對付。

方青：（格外生氣地）我沒有這樣的朋友。沒

名沒婚的！

南蕪：好好好，取下就取下，犯不着生這麼大

方青：用不着我不配。

南蕪：掛上你的照相，你爸爸

像個兒子。

方青：我沒有照相！

南蕪：怎麼沒有？早先那一張你臨走的時候不

拿走了。

方青：是的，我拿了。

南蕪：沒有帶來

方青：幹什麼，我帶來送人了。

南蕪：那一定是個平平常常的男人？

方青：平常不平常，在管不着，也許挺親熱

葉南蕪把照相框子放進地屜，轉身端

着他的臉，上樓外牆下起雨來）

方青：有什麼，還不認得。

南蕪：好久不見了，你瘦了點兒，脾氣也大了

點兒，是不是胃口不大。

（冷笑地）也許。

方青：沒有看見大夫，吃點藥。

方青：我說！我！頭吃至碗飯。

南蕪：「那「也許」什麼？是脾氣大了，還是人瘦了？」

方青：「全不是！」

南蕪：「那就怪了，我摸不透「也許」的意思。」

方青：「也許不是好久不見。」

南蕪：「唔，不錯，上個月在老汪家還見過一面，我一進門你站起來就走，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

方青：「沒那麼久，也許還見過。」

南蕪：「沒有那麼久，我想不起來了——唔，對了，上個禮拜天，我到國泰看電影，頭場剛散，你看完了出來，我往裏頭擠，人擠得打架似的，離得又遠，我沒有打招呼，真對不起。」

方青：「用不着，人可真不少好像不光是一個。」

南蕪：「對了，還有一個我的同事跟他的女朋友。」

方青：「是你還是他的，我可沒有問。」

南蕪：「你不問更好，我得說個清楚。」

方青：「（忽然打開抽屜仔細看那照片）怪，這相片這面熟，原來就是她，看！」

南蕪：「我賴了嗎，剛才不就說，常得很，一個同事的朋友。」

方青：「沒有我——」（碰的抽屜抽上）
南蕪：「也好，我們不談這個，要不要把你的李打開？」

方青：「不，我還是回去。」

南蕪：「怎麼，你變卦了？」

方青：「變卦了，這不是個辦法。」

南蕪：「什麼不是個辦法。」

方青：「我們約好的話，怕你辦不到。」

南蕪：「那就算我沒有志氣，可見也不見得比你更辦不到。」

方青：「廢話，我這就走。」

南蕪：「你不打算瞞着爸爸了。」

方青：「今天他就是到了，也不——」

候來看我，我明兒一早再來。」

南蕪：「行。」

方青：鋪蓋帶走，我不能坐一夜，——手

提箱也帶走，洗臉的東西都在頭，——

不，大箱子也得帶走，誰知道明兒天

冷還是熱，我得有衣服換。

南薰：（忍俊不禁）好好好，一起帶，別逼，

你那個錢袋，我給你去雇車，跑到門口

，也許還雇得到。

方青：不，我自己去。

南薰：那同着去，那一節路太冷靜，又沒有

路燈，從前天一黑，你單身就不敢出大

門兒。

方青：這五個月沒人陪着上欄，我不見得就整

天躲在屋裏把自己關起來。

南薰：你不用裝胆子，前半個月這兒晚上還出

過事來的。（他陪着她走向門口。）

南薰：怎麼，下起雨來了，我看你還是坐一下

，也許馬上會停的。

方青：還坐一下，更雇不到車。（她瞧一下手

錶。）

南薰：這時候也不見得雇得到，天又下雨，很

少有車。

方青：（回來），走向箱子穿上雨鞋，我得試

試。

南薰：天又黑，路又壞，我看你不試也好。

方青：（遲疑之後）好，就在這兒歇一夜，怕

你把我吃了！

南薰：（喝彩似地）着啊！說了一晚上的話，

就這一句中聽。

方青：混蛋！把那行軍床搬出來！

南薰：（假作癡呆地）什麼行軍床？

方青：那張帆布床，我走的時候沒有拿走。

南薰：啊，才不巧：給一位朋友借去了。

方青：那麼巧，我不信，我自己找（熟識地走

向牆角）你看，這不就是？

南薰：唉！在這兒，不錯，他已經睡了，可是

我忘了。

方青：笑而責之，（你真聰明。

南薰：不，記性太壞。

（他們倆把行軍床支起，又打

鋪蓋放下）

方青：我自己鋪。

南薰：你還是睡那張大的舒服點兒。

方青：不。

南薰：別客氣，我得好好兒地招待我的客人。

方青：你的被一定懶得可以。

南薰：懶了，說不定比你還乾淨些。

方青：廢話，我上個禮拜才洗。

南薰：（大樂）哈哈！這下可輸給我了，我的洗了才不到三天，不信，你看看我（

打算丟掀被窩）

方青：我不看，我不看，反正我不喜歡別人睡

我的被。

南薰：尤其是一個男人。

方青：你有完沒有完？

南薰：也好，做了半天的戲，也該坐下歇歇（

南薰：他坐下）

方青：（鋪好了，就在行軍床上坐下。）怪不得這屋子清清楚楚的原來有個人給你收

拾。

南薰：不錯，我到月底總賞給「他」幾錢。

方青：（詫異）你還給「他」錢化？

南薰：多少給幾個。

方青：「她」拿你的？

南薰：他「幹嗎」不拿？

方青：好不要臉！

南薰：誰不要臉！這可不懂了。

方青：是她，是，是她，那女人簡直是……

……（憤極語塞）她自己……

南薰：喔——你說的是她？

方青：那還有誰。

南薰：我說的是房東家一個當差的，我支使他

，一個月給他一二十塊。

方青：噓……（吐一口大氣）

南薰：你真誤會得可以，她呀，我這兒還沒有

來過。

方青：騙誰

南薰：你不信也沒辦法。

方青：上禮拜小張就碰到過，在你這兒！

南薰：瞎扯！張小姐我兩個月沒看見了，她

幾時到我這兒？

方青：她來看你，你不在，看見一個女娃也等着你，她一見小張，就走了，不是她是誰？

南薰：我不知道，就說是她，反正我沒有見過，我說她沒有來過這兒，這話可沒錯兒給你抓住，她見着張小姐當然她們不認識，可沒問我那是個誰來看我，可見她並不吃醋，換句話說她還沒有這個資格，這不就證明她跟我平常得很還談不上什麼？

方青：沒說成理，看你這個嘴吧，誰要打官司，倒可以請你出庭。

南薰：我免費，白盡義務。

方青：末，你去找她？

南薰：我也沒去找她。

方青：賴得好乾淨，你們在那兒見面？

南薰：地方多得很：朋友家裏，街上，館子裏，從來沒有約定，可這城太小了，到

那兒都有碰頭的機會。

方青：在什麼地方她把相片給你，難道是朋友

家裏，是館子裏，是街上，也沒有約定，恰巧遇着。

南薰：一點兒也不錯，給你猜個正着，那天我心裏悶的慌，上街去溜溜，她剛從照相館裏出來，我問她去那兒，她說剛取了照相，我說我看看，那照相真美，就是不美你也得說幾假話，你說對不對？她說那麼好就送給你，我不能說不要，掃人家的興，就拿了回來，可是沒有地方放，只得把她掛上。

方青：好好好，你的嘴吧利害，再說下去，不是她送的，是你順手檢來的，再不然就是照相館的樣本，你偷來的。

南薰：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我不反對。

方青：得了，得了，我沒有問你嚼舌頭，我還得收拾我的東西。

南薰：（雙關地）「嚼一嚼，王頭」也好，只要

你願意，我準備跟你講和。

方青：滾滾滾！別不要臉，爸也許今晚

明兒一早就來，我把箱子打開，如

的東西擺上（取小提箱放在桌上）

南薰：是個什麼東西，我全知道，再說，東西往那兒擺，也一猜就着，這小箱子裏頭是些化妝品，十二寸的鏡子站在我的書本兒上，雪花膏跟我的……

方青：（搶詞）是夏時蓮（HAZELINE）

南薰：不錯，我太外行，夏時蓮跟我的 Qui 1 2 3 墨水排成對兒，三花牌香粉擠走了我的 Proe 的，羅惠（LOWE）洗髮粉撒了一棹子，油膩膩的梳子弄髒了我的信封信紙，跟着是剔梳的，括梳子的，擦梳子的……

方青：閉嘴，閉嘴，你這人討厭死了。

南薰：好，不談這個，（一口氣說下去）明兒我起床，皮鞋祇剩一隻，衣服掉在地上，那桌子上呢，墨水瓶底兒朝天，筆桿掉了頭兒，書本兒扔到床底下，厚稿紙飛滿了一屋子……

方青：（她已把箱子打開，又碰地一聲關上，一拍棹子，玻璃盃滾到地上破了，勃然

大怒）怎麼着你。

南薰：可惜，我就劃兩個盆子，破了對

方青：（拿起香煙罐子一摔，狼藉一地）混蛋

南薰：肥着玩兒的，你何必……（來）他彎下身子，逐一拾起，把玻璃碎片踢到牆根）

方青：你再說一個字，我就走。

南薰：你一走，又該我担不是，我不說半個字兒。

方青：（像皮球落在濫泥地上，蹦不起來）還不躺下，打算跟我磨一夜？

南薰：不，等你睡了之後，我還得寫信。

方青：（坐下堅決地）我不先睡，等你寫完信。

南薰：那又何必：我明兒再寫，（他脫衣：她重又打開小箱子）

——暗轉——

上場末尾台上爭執劇烈時雨聲更大。直到下場開始時才告性歇。

舞台燈光重明，布景已經向右轉了九十度的角度，樓廊移到台後，從門窗中向外望去，簷頭還滴着水滴，太陽已經升起，照耀着樹葉上的水珠，閃出千點陽光。

屋子裏一切陳設，都跟着轉了方向，但觀眾還認得是原來的屋子，室內雜物零亂，每個釘子都掛着女人衣飾，地上添了幾雙女鞋，棹子上滿是化妝物品。

一把椅子移在兩床之間，椅背上搭着紫南薰脫下的衣服。

方青已經洗盥完畢，行軍床尚未整理，這時正坐在棹前對鏡化妝，你看她塗抹脂粉，好不細膩，樓外陽光明媚，天氣暖和，她換了一襲衣裳。

紫南薰在床上轉了個身。

方青：

（自語地）——這時候還不起身。

南薰：

你也早不了，下床才不到半個鐘頭。

方青：

那末你早就醒了，還賴在床上幹什麼？

南薰：

（披衣起身）今天禮拜，起早了也（有

事情做。

方青：事兒多得是，難道你忘了——！——先看看皮鞋是不是只剩一隻？

南薰：兩隻都在。

方青：衣服有沒有掉在地上。

南薰：倒是沒有。

方青：昨兒晚上，算你放屁。

南薰：別說在前頭，日子長得很，且看明兒的

——怎麼，我的領帶呢？

方青：我怎麼知道，你自己放的。

南薰：就擱在這椅子背上，怎麼不見了？

方青：哼！難道是給耗子吃了

南薰：唉！我問你，你的衣服脫下了擱在哪兒的？

的？

方青：也就是這椅子上。

南薰：早上穿衣服，沒見着我

方青：烏鬼！難道我藏起來的東西

南薰：也好我找一找（他在床上地下，到處

了一遍）怪了，五個月來，我就

過東西。

方青：哼！

南薰：不用哼！說不定在你身上。

方青：（轉過身子）你看，有沒有，難道我要你的領帶。

南薰：你看，這是什麼？

方青：你別碰我！

南薰：不要動（從她的領子裏抽出一根領帶）

這不就是。

方青：（不整鬚嗤一笑）怪事！

南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睡得還舒服

方青：不用你關心；我睡了個通夜。

南薰：很冷，那怕床小，一個人睡總舒服，五

個月來，我也有這經驗，半夜裏從沒醒過，不曉得有些夫妻爲什麼老喜歡擠在一床，真想不到。

方青：也許昨兒晚上是個例外，你也沒有醒過。

南薰：……當然沒有，爲什麼要例外？

方青：哼！說得好話——今兒禮拜天，出了好

太陽，要是心裏悶得慌，幹麼不去溜溜？也許恰巧遇着那位朋友，給你一點什麼！

南薰：天上何句你見不着。

方青：包「我」幹什麼？我才

南薰：那末包「我」也好，反正見不着就是見不着。

方青：那末忙，禮拜天也沒有工夫談愛

南薰：就是禮拜天，她才特別地忙。

方青：難道她是咖啡館裏的女招待，禮拜天主顧多，分不了身。

南薰：不見得。

方青：再不然就是拍賣行裏的女夥計，放禮拜

一，不放禮拜？

南薰：算你猜着了一半，她在圖書館裏做事。

方青：你說什麼？

南薰：她是省立圖書館的女職員。

方青：怪不得，原來就是她，名熟，臉也熟。

南薰：你跟她認識？

方青：我不認識？

南蕙：「反正一樣。」

方青：「昨兒晚上要寫的信，你還沒有？」

南蕙：「不錯，我回頭就寫。」

方青：「（冷笑）哼！你要是沒工夫，我倒可以

給你代勞，就這麼個寫法。」今天有朋友

遠道來此，必須好好招待，星期日約遊

花溪一事，不克抽身奉陪，請你原諒，

且俟有暇，當再另訂日期一暢遊興也。」

對不對？」

南蕙：「（漸漸變色終於忍住）怎麼，你看了我

的信。」

方青：「笑話，你有什麼證據？」

（從壁上掛着的大衣袋裏取出一封信，

展開）還賴？我的習慣，信紙摺好了順

着往裏筒，你給我倒了個頭。」

誰叫你半夜裏頭起來偷着寫，還說一夜

了個好覺？你偷着寫，我就偷着看，

偷還偷，半斤八兩，誰也不含糊。」

（方青）「得，一笑了之。」好厲害。

你，她是那兒人？是不是江蘇？江

南蕙：「我也摸不清，怕是挨着蘇州的一個什麼

小縣份兒。」

方青：「說話帶點蘇州口音？」

南蕙：「一點兒不錯。」

方青：「她姓劉叫劉莉珍？」

南蕙：「這信你早就看過何必再問？」

方青：「可是他在中學裏的時候可不叫劉莉珍，

聲音一樣，字兒可不同，還是美麗的麗

麗，響是一根響的響。」

南蕙：「胡說，什麼針？把「針」兒用做名字，

不太刺人？」

方青：「別扯，古時候女人頭上的壓髮簪，簪字

底下一個「丿」不對，底下不是個字，

說也說不清，就這麼寫，（正劃着）

南蕙：「算了，算了，管他是什麼，反正這

字太難扯，又得打叉，又得寫着瞧

，還是改的好。」

方青：「（不服）豈得這麼再俗氣也？」

（方青）「不服」豈得這麼再俗氣也？」